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記纂言卷三十六

詳校官通政使臣夢吉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雋

謄録監生臣李玉瓚

禮記纂言卷三十六

元 吳澄 撰

樂記

鄭氏曰樂記者記樂之義孔氏曰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今取十一篇合為一入禮記餘十二篇其名猶在曰奏樂曰樂器曰樂作曰意始曰樂穆曰說律曰季札曰樂道曰樂義曰招本曰招頌曰竇公是也漢書藝文志曰黃帝至三代樂各有名周衰禮壞樂無遺法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為樂官頗能記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武帝時河間獻王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作樂記其內史丞王度傳之以授常山王禹成帝時獻二十四卷澄曰禮經之僅存者猶有今儀

禮十七篇樂經則亡矣其經疑多是聲音樂舞之節少有辭句可讀誦記識故秦火之後無傳諸儒不過能言樂之義而已而劉向所得樂記二十三篇又與河間獻王所撰二十四卷不同其二十三篇内之十一合為一篇者葢亦刪取要畧非全文也今從孔疏仍分十一章各標舊篇名於左其章次先後則重為更定云此篇之外所餘十二篇及河間獻王之樂記孔氏作疏時其書已泯絶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比皮志切而樂如字又音洛

鄭氏曰宮商角徵羽雜比曰音單出曰聲形猶見也樂之器彈其宮則衆宮應然不足樂是以變之使雜也春秋傳曰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方猶文章也干盾也戚斧也武舞所執羽翟羽也旄旄牛尾也文舞所執孔氏曰音今之歌曲也以樂器次比音之歌曲播之并及干戚羽旄而舞之乃謂之樂也案樂師有帗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長樂陳氏曰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彩節奏聲之飾也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君子動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飾舉其器音之起由人心生者其本也形於聲而生變者其象也變成方者其飾也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者其器也四者備矣樂之所由成也周官大司樂以五聲攷八音以八音節六樂而大合樂焉是樂至舞然後大成也言變成方謂之音又言樂成文謂之音何也曰文者音之雜方者音之節音之雜者音之始音之節者音之

終方氏曰宮變生徵徵變生商商變生羽羽變生角上下相通而成方則雜比之矣故謂之音山陰陸氏曰音八音也雜有金石絲竹而無舞焉不得謂之樂

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后動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噍子堯切殺色界切其樂音洛嘽昌善切粗音麤

鄭氏曰噍踧也嘽寬綽皃發猶揚也粗麄也孔氏曰本猶初也物外境也外境痛苦哀感在心故其聲踧急而速殺外境所善歡樂在心故其聲寬緩外境會心喜悅在心故其聲發揚放散樂是長久之歡喜是一時之悅喜與樂別也忽遇惡事恚怒在心則其聲粗以猛厲也外境所尊嚴敬在心則其聲正直而有廉隅直謂不邪愛情在心則其聲和調柔軟也長樂陳氏曰人函天地陰陽五行之氣有哀樂喜怒敬愛之心哀心感者感其聲噍以殺樂心感者蕩其聲嘽以緩喜心感者毗於陽其聲發以散怒心感者毗於陰其聲粗以厲敬心感者內直外方其聲直以廉愛心感者內諧外順其聲和以柔

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

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行下孟切

長樂陳氏曰禮自外作而道志於內樂由中出而和聲於外政以一不齊之行刑以防不軌之姦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

思息吏切

孔氏曰聲之清濁雜比成文乃謂之音方氏曰人安而樂由政之和人怨而怒由政之乖人哀而思由民之困政和則其音安樂政乖則其音怨怒此聲音之道所以與政通也

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五者不亂則無

怗懘之音矣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徵音旨怗日廉切懘昌制切陂波義切匱羣䰴切

鄭氏曰五者君臣民事物也凡聲濁者尊清者卑怗懘敝敗不和貌五者其道亂則其音應而亂荒猶散也陂傾也

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比支志切濮音

卜

鄭氏曰比猶同也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亡國之音於此之水出也昔殷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已而自沈於濮水後師涓過焉夜聞而寫之為晉平公鼓之桑間在濮陽南誣罔也孔氏曰鄭國之音好濫淫志衛國之樂促速煩志並亂世之音也雖亂而未滅亡故云比於慢同前之慢也

○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唯君子為能知樂

鄭氏曰倫猶類也理分也禽獸知此為聲耳不知其宮商之變也八音並作克諧曰樂孔氏曰比音為樂

有金石絲竹干戚羽旄樂得則陰陽和失則羣物亂是樂能通倫理也陰陽萬物各有倫類分理者也衆庶知歌曲之音而不知樂之大理惟君子能知之

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是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禮矣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幾音機

鄭氏曰知樂則幾於禮者幾近也聽樂而知政之得失則能正君臣民事物之理也

是故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壹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玄

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食音嗣疏音疎越音活荀子如字倡昌亮切和胡卧切

鄭氏曰隆猶盛也極窮也清廟謂作樂歌清廟也朱弦練朱弦練則聲濁越瑟底孔也疏之使聲遲也倡發歌句也三嘆三人從歎之耳大饗祫祭先王以腥魚為俎實不臑孰之大羹肉湆不調以鹽菜遺猶餘也孔氏曰樂之隆盛在移風易俗非崇鍾鼓之音祭在於孝敬非致美味清廟之瑟謂歌清廟之詩所彈之瑟也弦不練則體勁而聲清練則弦孰而聲濁瑟兩頭有孔疏通之使相連孔小則聲急孔大則聲遲弦聲既濁瑟音又遲是其質素壹倡之時但有三人贊嘆之言嘆者少也雖然有遺餘之音以其貴在於德人念之不忘也此覆上非極音也玄酒在五齊之上俎有三牲而兼載腥魚謂薦血腥之時至薦孰之

時皆亨之而孰魚則始末不亨故云俎腥魚幷肉湆皆質素之食而大饗設之雖然有遺餘之味人愛之不忘也此覆上非致味也劉氏曰此言貴本而忘末遺者忘也棄也清廟之瑟美其德而忘其音意不主於音也大饗之禮美其敬而忘其味意不主於味也朱子曰一唱三歎一人唱而三人和也輔氏曰有遺音言弗盡其音有遺味言弗盡其味也

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好呼報切惡烏路切下同

孔氏曰玄酒腥魚大羹是非極口腹也朱弦疏越是非極耳目也教民均平好惡好者行之惡者避之反歸人道之正也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

朱子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未感也純粹至善萬理具焉所謂性也然人心不能無感於物感於物而動則性之欲者出焉而善惡於是乎分矣性之欲所謂情也物至而知知之者心之感也好之惡之者情也形焉者其動也所以好惡而有自然之節者性也情之好惡本有自然之節唯其不自覺知無所涵養而大本不立是以天則不明於內外物又從而誘之此所以流濫放逸而不自知也苟能於此覺其所以然者而反躬以求之則其流庶乎其可制也不能如是而唯情是徇則人欲熾盛天理滅息此正天理人

欲之機間不容息處唯反躬自克念念不忘則天理益明存養自固而外誘不能奪矣廣漢張氏曰性之欲也言亦性所有也而其要係乎心君宰與不宰耳心宰則情得其正率乎性之常而不可以欲言心不宰則情流而陷溺其性專為人欲矣心不宰而情徇於物故貴於反躬焉平日致知力行無非反躬之功也

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有悖逆詐偽之心有淫泆作亂之事是故强者脅弱衆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

大亂之道也夫音扶悖布內切泆音逸强其两切脅許劫切知音智

朱子曰物之誘人固無窮然亦是自家好惡無節所以被物誘去若自有主宰如何被誘夫好惡之節天之所以與我也而至於無節宰制萬物人之所以為貴也而反化於物焉天理唯恐其存之有未至也而反滅之人欲唯恐其制之不力也而反窮之則人所以為人者至是盡矣然天理秉彛終非可殄滅者雖化物窮欲至於此極苟能反躬以求則天理之本然者物未嘗滅也但染習已深難覺而易昧難反而易流非屬知耻之勇而致百倍之功則不足以復其初耳長樂陳氏曰天理滅則良心亡安得無悖逆詐偽生於其心乎人欲窮則美行喪安得無滛泆作亂發於其事乎夫然後弱者無所恃而為强者所脅寡者無所附而為衆者所暴愚者無所施而為知者所詐怯者無所立而為勇者所苦疾病不養而其政散老

幼孤獨不得其所而其民流不能平好惡不能反人道之正之患也

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為之節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鐘鼓干戚所以和安樂也昏姻冠笄所以別男女也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衰七雷切樂音洛冠古亂切笄音雞別彼列切食音嗣

孔氏曰人為猶為人也言制禮樂為人作法節也方氏曰人為之節者因人而制為之節也因人之有喪紀也故制為衰麻哭泣以節之因人之有安樂也故制為鐘鼓干戚以和之以至昏姻之於男女射鄉食饗之於交接亦若是而已且制禮所以為之節也樂則所以為和也總曰為之節者蓋樂雖和而不流是乃所以為之節也以至別男女正交接亦無非節而已延平黃氏曰先王為人化物然後制禮樂朱子曰

人為之節言人人皆為之節也

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

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

孔氏曰政謂用禁令以行禮樂也不行禮樂則以刑罰防正之四事通達而不悖逆則王道具備矣金華邵氏曰越禮棄樂者則有政焉以使之必行有刑焉以防其或違

右樂本第一

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

而動然後心術形焉知音智

鄭氏曰術所由也形猶見也孔氏曰言人有血氣而有心知其性雖一所感不常物來感已心遂應之而念慮興動也以其感物而動故心所由之道路形見也應氏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中節謂之和道心也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人心也

是故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噍子遙切殺色界切思息吏切嘽昌善切易以豉切賁扶粉切肉而救切好呼報切辟匹亦切滌大

歴切

鄭氏曰志微意細也吳公子札聽鄭風而曰其細已甚簡節少易也奮末動使四肢也賁讀為憤憤怒氣充實也春秋傳曰血氣狡憤肉肥也狄滌往來疾貌也濫僭差也此皆民心無常之效也孔氏曰人君志意微細樂聲噍慼殺小民感之則悲思憂愁也嘽寬也諧和也慢流也繁多也康樂也君德嘽和疏易樂音多文采而節奏簡略民所以安樂也君粗疏威厲武猛發起奮動手足樂聲廣大憤氣充滿民感之則性氣剛毅肉言人肉多而體肥謂厚重者也君寬裕厚重樂音順序而和諧動作民應之而慈愛也君志流移不靜違僻不正放邪散亂樂之曲折音聲疾速如此則民感之滛亂也此六事皆據君德及樂音其意已盡者則一句四字難盡者則兩句八字嘽諧繁易繁文簡節之類也或六字廉直勁正莊誠是也長

樂陳氏曰憂思哀心所感也康樂樂心所感也剛毅
怒心所感也肅敬敬心所感也慈愛愛心所感也淫
亂喜心所感也其音作而民思憂亡國之音也其音
作而民康樂治世之音也其音作而民淫亂亂世之
音也治世之音居亂亡之中者以謂世治而不知戒
不亡則亂矣此記樂者之微意也夫肉倍好者璧也
好倍肉者瑗也肉好加一旋而不可窮者環也肉好
之音豈其音旋而不可窮耶樂音謂之狄猶夷狄謂
之狄以有禽獸之道也順成之音則其音順而治狄
成之音則其音逆而亂方氏曰慢易者非傲慢之慢
特言其過爾繁文簡節者文雖繁而節則簡也且厲
則蹈厲之厲猛則所守不中正起則作之而不已末
與風淫末疾之末同奮末則手舞足蹈之謂也肉好
猶璧之有肉好然蓋璧外謂之肉實而無隙內謂之
好則虛而已謂其音實而有所養虛而得所好也狄
成言强而成滌濫言滌蕩而泛濫也山陰陸氏曰言

志微以著嘽諧慢易粗厲猛起廉直勁正寬裕肉好
流辟邪散皆志也輔氏曰慢猶緩也對忽之言易謂
和易也平易也繁文所以極其盛簡
易所以著其誠肉好猶俗言美滿也

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

行下孟切
懾之涉切

鄭氏曰生氣陰陽氣也五常五行也密之言閉也懾
猶恐懼也孔氏曰上既明樂之感人此明先王節人
情性陽主發動失在流散教之使感陽氣者不散陰
主幽靜失在閉塞教之使感陰氣者不塞剛不至暴

恕柔不至恐懼陰陽剛柔四者通暢於身而發見動作於外各得其所是安其位也不相侵犯是不相侵奪也五常之行若木性仁金性義火性禮水性知土性信也馬氏曰樂出於人心故本之情性其文則見於形名度數之間故稽之度數然而制之不可以不合其宜故制之以禮義

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律大小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故曰樂觀其深矣省西領切稱去聲比毗志切見音現

鄭氏曰等差也各用其才之差學之廣謂增習之省猶審也文采謂節奏合也繩猶度也小大謂高聲正聲之類也終始謂始於宫終於羽以象事行宫為君商為臣是也皆形見於樂謂同聽之莫不和敬莫不

和順莫不和親孔氏曰先王欲稽之度數制之禮義非教不可故立之學等文采謂樂之宮商相應若五采成文也先王制樂以化民由樂聲調和故親疏之禮見於樂以樂聲有清濁高下故貴賤長幼見於樂以樂聲有陰陽律呂故男女之理見於樂也長樂陳氏曰節奏文采均聲之飾始博而終約始博之節奏不可不以廣終約之文采不可以不省以繩德厚則能使人復性之靜而不逐物之動又何窮人欲滅天理之有律述此者也比輔此者也樂之體固有小大用固有終始述以小大之稱則大小相成而無輕重之不等輔以終始之序則終始相生而無先後之不倫以此象乎事行則事容有小大終始矣繩德厚以為性象事行以為行則越之聲音形之動靜一遠一近而親疏之理存焉一上一下而貴賤之理存焉一先一後而長幼之理存焉一內一外而男女之理存焉能使是理莫不形見於樂豈不原於律小大之稱

比終始之序耶山陰陸氏曰樂觀其深矣若季札觀樂是也輔氏曰觀乎樂則發人者深矣沈氏曰深言其妙而難知觀若大觀在上之觀

○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世亂則禮慝而樂淫慝土德切

鄭氏曰遂猶成也慝穢也孔氏曰敝謂勞敝煩謂煩擾陰陽之氣衰亂故生物不得遂成慝惡也淫過也世道衰亂上下無序故禮慝男女無節故樂淫以上三事皆喻禮慝樂淫也馬氏曰土敝也水煩也氣衰也所以喻世亂也草木不長魚鼈不大生物不遂所以喻禮慝樂淫也

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慢易以犯節流湎以忘

本廣則容姦狹則思欲感條暢之氣而滅和平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易以豉切 湎綿鮮切

鄭氏曰廣謂聲緩狹謂聲急感動也動人條暢之善氣使失其所孔氏曰朋淫於家是慢易以犯禮節淫酗肆虐是流湎以忘根本廣謂節奏疏緩多有姦淫之聲狹謂音促則感人思其情欲條達也暢舒也賤謂棄而不用也山陰陸氏曰廣失之無法狹失之不通感動之微也詩云無感我帨兮或言感或言滅相備也方氏曰哀而不莊故慢易以犯節樂而不安故流湎以忘本慢則無所敬易則無所戒故犯節流則不知止湎則有所溺故忘本廣固足以有容所容者姦聲感人則逆氣應之矣狹固足以有思所思者樂得其欲則以欲忘道矣平則條而有理和則暢而能通長樂陳氏曰感動條暢之順氣而殄滅和平之至

德其何以動四氣之和奮至德之光乎是以君子賤之也澄曰良則不詭狎宜莊也而乃不莊樂則不危險宜安也而乃不安不莊故至於慢易不安故至於流湎

右樂言第二今本第五鄭目録第四史記第六

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倡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也和胡臥切分去聲

孔氏曰姦聲感於人而逆氣來應二者相合而成象淫樂遂興紂作靡靡之聲是也正聲感動於人而順

氣來應二者相合而成象則和樂興若周室太平頌聲作也聲感人倡也氣應之和也善倡則善和惡倡則惡和是倡和有應也回謂乖違邪謂邪僻言乖違邪僻曲之與直各歸其善惡之分限善歸善分惡歸惡分也善惡各歸其分是萬物之情理各以類自相感動也方氏曰聲之感人自外而入氣之應聲由中而出氣之作也不可得而見及其成也乃形見於樂由其所感者異故其所應者亦異所應者異故所與者亦異此君子慎其所以感之者單出為聲比音而樂之然後為樂聲感於上而樂應於下向則有莊邪則有正又或曲或直焉此言其聲之別

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

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

方氏曰情者性之欲反情所以復其性類者人之善比類所以資諸人反情於內故足以和其志比類於外故足以成其行李氏曰反情以和其志以內修內者也比類以成其行以外治外者也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以外治內者也惰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以內治外者也夫如是則耳之慕聲目之慕色鼻之慕臭心知百體之慕快莫不順而無逆正而無邪矣故曰耳目鼻口皆由順正

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毛從以簫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

鄭氏曰奮猶動也著猶成也孔氏曰謂動發心志以聲音文飾聲音以琴瑟振動形體以干戚裝飾樂具

以羽旄隨從者樂以簫管用以奮動天地至德之光則神明來降感動四時氣序之和謂風雨順寒暑時以著萬物之理萬物得其所也長樂陳氏曰聲音為德音之音琴瑟為德音之器干戚為武德之容也羽旄為文德之容也從以簫管而為備成之樂則性術之變盡矣方氏曰如上所言然後可以作樂故此極言作樂之事聲音者心所生故言發琴瑟者樂之器故言文干戚所以為武故言動羽旄所以為文故言飾簫管作於堂下故言從至德者天地陰陽之德也由樂之德輝有以奮之故其光不滅四時先後以相濟由樂之德音有以動之故其和不乖馬氏曰在巳則奮至德之光在天則動四氣之和在地則著萬物之理山陰陸氏曰奮猶發也若大章所以發堯德之光大韶所以發舜德之光

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旋象風雨五

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為經還音旋

鄭氏曰清明謂人聲也廣大謂鐘鼓也周旋象風雨謂五者五色五行也八風從律應節至也百度百刻也言日月晝夜不失正也清謂蕤賓至應鐘濁謂黃鍾至中呂方氏曰清明者樂之聲故象天廣大者樂之體故象地終始者樂之序故象四時周旋者樂之節故象風雨合之以柷樂之始也止之以敔樂之終也既備乃奏樂之固也以反為文樂之還也

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

鄭氏曰言樂用則正人理和陰陽也倫謂人道也孔氏曰樂行而倫類清美矣人聽之則耳目聰明血氣和平變移敝惡之風改革昏亂之俗而天下皆安矣張子曰正樂既行故人倫之道清不視聽姦亂故視聽聰明口鼻心知百體皆由順正故血氣和平風移俗革移是移徙之名易是改易之稱易前之惡俗從今之善俗上行謂之風下習謂之俗

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

鄭氏曰道謂仁義欲謂淫邪也孔氏曰以道制欲則意得歡樂而不有昏亂以欲忘道則志慮迷惑而不得歡樂也

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樂行而民鄉方可以觀德矣鄉許亮切

黄氏曰反情以和其志則以道制欲廣樂以成其教則以道制人之欲

○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也歌咏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氣從之

鄭氏曰三者本志也聲也容也然無此本於内則不能為樂也孔氏曰德在於内樂所以發揚其德故樂為德之光華也非器無以成樂故金石絲竹為樂之器也詩謂言辭説其志歌謂音曲以歌咏其言辭之

聲哀樂在内必形於外故以舞振動其容樂之體有此三者輔氏曰端猶孟子所謂四端端也華即下文所謂英華也德出於性故德者性之端樂以章德故樂者德之華也樂之氣謂和氣也樂曰陽來豈無氣乎

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唯樂不可以為偽

孔氏曰情深為思慮深遠文明謂情由言顯志意藴積在中故氣盛内志既盛則外感動於物故變化神通也氣盛謂手舞足蹈是也化神謂動天地感鬼神也和順積於心中言辭聲音發見是英華發外也此據正樂若善事積於中則善聲見於外惡事積於中則惡聲見於外若心惡而望聲之善不可得也故云唯樂不可以為偽方氏曰情深氣盛則樂之和順積於中文明化神則樂之英華發於外

○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君子動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飾

鄭氏曰文采樂之威儀也孔氏曰自此至反始也廣明舞之義理與聲音相應心動而有聲聲成而為樂是樂由心動而成也樂本無體由象而見是聲為樂之形象聲無曲折則大質素故以文采節奏而飾之動其本則心之動也樂其象則亦樂之象也治其飾則亦聲之飾也

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奮疾而不拔極幽而不隱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備舉其道不私其欲是故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

好善小人以聽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爲大焉見賢遍切

鄭氏曰先鼓將奏樂先擊鼓以警戒衆也三步謂將舞必先三舉足以見其舞之漸也再始以著往武王除喪至盟津之上紂未可伐還歸二年乃遂伐之武舞再更始以明伐時再往也復亂以飭歸謂鳴鐃而退明以整歸也奮疾謂舞者也極幽謂歌者也孔氏曰方謂方將欲舞積漸之意也亂治也復謂舞曲終舞者復其行位而整治也象武王伐紂既畢整飾師旅而還歸也㧞疾也謂舞者奮迅疾速而不至大疾歌者坐歌不動是極幽静而聲發起是不隱也世多違背道理武王獨能樂其志意不違厭其仁義之道謂恒以道自將也既不違厭道理又能備舉而行之以利天下不私自恣已之情欲也情見謂武王伐紂之情見於樂也義立謂武王伐紂之義與立也觀其樂終則知武王道德尊盛也君子謂在位者小人謂

士庶之等君子觀武王之樂德類如此則好行善道小人觀武王之樂則亦聽伏已之愆過也生養人民之道樂最為大特舉武王之樂者以其利益最深餘樂莫及故也長樂劉氏曰大武之作先進三步以見其慎伐之方也終而又始所以法天之行往無不利也復其位以自治所以警飭其民歸其有極也武王伐紂德有極於幽微而舞亦象之不隱蔽也獨樂其志所以嗣文王而行堯舜之道也天下之民擕老挈幼以歸之不厭其道之謂也而皆象之以舞焉備舉二帝三王之道脩而兼用之求以盡斯民之性也不私武王之所欲也方氏曰方者舞之位舞有四表皆自南北出故言方作始之未始舞始而北出再始則周而復始故也始為往終為復始至於再則往之義著矣治亂之謂亂舞亂皆坐復亂則還而治亂故也往為出復為歸亂至於復則歸之事飭矣故言飭廬陵胡氏曰再始謂每曲一終更發始為之凡再更發

始也長樂陳氏曰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志以道寧也備舉其道不私其私以道制欲也

○樂也者施也禮也者報也樂樂其所生而禮反其所自始樂章德禮報情反始也施始豉切

鄭氏曰施言樂出而不反禮有往來也自由也孔氏曰禮樂之别報施不同作樂使衆庶皆聽之無反報之意但有恩施而已往而不來非禮也故禮者言報也若武王民樂其由武功而生王業即以武名樂以受施處立名也若祭后稷報其王業之由是禮有報也章德報情又覆說報施之意言樂施而不報是章明其德也禮有恩則報以人意言之謂之報情以父子祖孫言之謂之反始其實一也

所謂大輅者天子之車也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青黑

緣者天子之寶龜也從之以牛羊之羣則所以贈諸侯也緣悦絹切

鄭氏曰贈諸侯謂來朝將去送之以禮孔氏曰此明禮報之事諸侯守土來朝天子天子以此等物報之不明樂施者其事易知故畧之大輅金輅也據上公及同姓諸侯若異姓則象輅四衛則革輅蕃國則木輅而受於天子揔謂之大輅也龍旂九旒據上公之侯伯則七旒子男則五旒寶龜之中並以青黑為緣天子既與之大輅龍旂及寶龜占兆又從以牛羊非一故稱羣方氏曰輅即路也此言大輅即金輅以其贈諸侯者無大於此也玉輅則以祀而不以封焉牛羊者燕饗之所用則用之末非所先焉故曰從之

右樂象第三今録第六目録第八史記第七

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故天子之為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穀時孰然後賞之以樂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其行綴短故觀其舞知其德聞其謚知其行也行户剛切綴知劣切

鄭氏曰夔欲舜與天下之君共此樂也南風長養之風也民勞則德薄酇相去遠舞人少也民逸則德盛酇相去近舞人多也謚者行之迹也孔氏曰五弦謂無文武二弦唯宮商等五弦也案世本神農作琴今云舜作者特用琴歌南風始自舜或五弦始舜也舞處之綴一但人多則去之近人少則去之遠觀其舞

之遠近則知其德之薄厚由舞以表德也又以謚比舞聞謚之善則知其行之好惡也長樂陳氏曰賞諸侯以樂前此無有也此則因變故以始制言之方氏曰樂所以象德諸侯有養民之德者則賞之故變始制樂以賞諸侯之有德也惟德盛人所從者衆則其教尊而人事脩人事脩則天時應故繼之以五穀時孰德盛教尊則養其心者至矣五穀時孰則養其形者至矣諸侯之養民如此天子賞之以樂也不亦宜乎輔氏曰南風長養萬物猶人君長養萬民舜為天子而歌此為樂則諸侯之君民者亦當法舜之德體南風之意以長養其民故夔因其歌而寫之於金石絲竹當時諸侯之有養民之德者則以樂賞之也

○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韶繼也夏大也殷周之樂盡矣

鄭氏曰大章堯樂名也咸池黃帝樂名也堯增脩而用之韶舜樂名夏禹樂名殷周之樂盡矣言盡人事也石林葉氏曰備者德之全也盡者聲之極也澄按此指是言堯舜禹湯武五代之樂鄭氏以咸池為黃帝樂名非也考周官大司樂黃帝樂名大卷又名雲門則此所謂大章所謂咸池皆堯樂名也故周官名堯樂為大咸若使咸池果為黃帝之樂則豈可次於大章堯樂之後哉

○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饑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時則傷世事者民之風雨也事不節則無功然後先王之為樂也以法治也善則行象德矣

方氏曰往來應期之謂時多少得所之謂節寒者冬之氣暑者夏之氣故言時風雨則散潤於四時之間

而已故言節氣所傷為疾食不足為饑氣由寒暑而運故不時而疾食由風雨而成故不節則饑教者民之寒暑欲其得時故也事者民之風雨欲其適節故也且教以經世苟或不時何異寒暑之成疾乎故曰傷世事以就功苟或不節何異風雨之致饑乎故曰無功鄭氏曰以法治以樂為治之法行象德民之行順君之德也孔氏曰以法治者樂善則治得樂不善則治乖前文教不時事不節是也人君教化美善則民法象君德

○夫豢豕為酒非以為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為酒禮壹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故酒食者所

以合歡也樂者所以象德也禮者所以綴淫也夫音扶綴知劣切

鄭氏曰以穀食犬豕曰豢為作也言豢豕作酒本以饗祀養賢而小人飲之善酗以致獄訟也壹獻士飲酒之禮百拜以喻多綴猶止也孔氏曰人君作樂以訓民使民法象其德也制禮以教天下所以綴止淫邪也

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禮以樂之哀樂之分皆以禮終分扶問切

鄭氏曰大事謂死喪也長樂陳氏曰先王之於事之大者必有禮以哀之於福之大者必有禮以樂之死

亡凶札禍裁天事之大者也圍敗寇亂人事之大者也大宗伯皆以凶禮哀之所謂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也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而與之同福禄以慶賀之禮親異姓之國而與之同安樂所謂有大福必有禮以樂之也彼哀而我哀之彼樂而我樂之哀樂之分雖異情而皆以禮終則禮達而分定矣馬氏曰哀樂之分皆以禮終言有禮以終之輔氏曰皆以禮終則不至於過也黄氏曰皆以禮終故哀樂中其節

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

鄭氏曰著猶立也謂立司樂以下使教國子孔氏曰樂本從民心來故感動人深風謂水土之風氣有舒疾剛柔俗謂君上之情欲有好惡趨舍用樂化之故惡風移改弊俗變易方氏曰君上所化謂之風民下

所習謂之俗遷此之彼為移更有為無曰易應氏曰自一獻百拜而終日不得醉以至大事大福哀樂有分皆以禮終蓋因事之風雨以謹夫教之寒暑也百拜以禮綴滛以禮哀樂以禮無非禮也而曰著樂之教盖禮樂初無二理禮不節則樂不流如風雨不爽則寒暑不成矣著謂尊尚而表顯之也

右樂施第四目録第三

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統同禮辨異禮樂之説管乎人情矣

方氏曰樂之所可變者文情則不可變蓋情主於和而有常也禮之所可易者制理則不可易蓋理主於節而有定也鄭氏曰統同同和合也辨異異尊卑也管猶包也孔氏曰樂主和同則遠近皆合禮主恭敬

則貴賤有序人情不過於此是包管於人情也應氏曰禮樂之說荀子說字作統

窮本知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偽禮之經也禮樂偩天地之情達神明之德降興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體領父子君臣之節去起呂切偩音負

長樂陳氏曰窮人心之本知聲音之變樂之情也誠者性之德偽者情之賊著誠去偽則全於天真而不汩於人偽禮之經也禮釋回增美質領惡而全好與此同意鄭氏曰偩猶依象也降下也興猶出也凝成也精粗謂萬物大小也領猶理治也孔氏曰理出於地尊卑有序是偩依地之情樂出於天遠近和合是偩依天之情禮樂出於人心與神明和會故云達神明之德用之以祭故能降出上下之神謂降上而出

下也又能正其萬物大小之形體理治父子君臣之節樂使上下相親禮定貴賤長幼是領父子君臣也朱子曰禮之誠便是樂之本樂只是一體周流禮則兩个相對著誠與去偽也禮則相刑相尅以此尅彼樂則相生相長其變無窮樂如晝夜之循環陰陽之闔闢周流貫通而禮則有向背明暗論其本則一只是禮則有誠有偽須以誠尅去偽則誠著

是故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為昭焉天地訢合陰陽相得煦嫗覆育萬物然後草木茂區萌達羽翼奮角觡生蟄蟲昭蘇羽者嫗伏毛者孕鬻胎生者不殰而卵生者不殈則樂之道歸焉爾訢音熹煦許具切嫗於具切區古侯切觡古伯切伏扶又切鬻

音育殰音獨
殈呼闃切

鄭氏曰訢讀為熹熹猶蒸也氣曰煦體曰嫗屈生曰區無䚡曰觡昭蘇昭曉也蟄蟲以發出為曉更息曰蘇孕任也鬻生也內敗曰殰殈裂也孔氏曰大人舉用禮樂則天地協和生養萬物為之昭著但天地訢合以下唯論樂不論禮記者主在於樂樂功既爾禮亦同也熹謂蒸動樂能感動天地之氣使下降上騰也言體謂之天地言氣謂之陰陽天地動作則是陰陽相得也天以氣煦之地以形嫗之是天煦覆而地嫗育也草木據其成體故云茂區萌據其新生故云達區者鉤曲而生出殻豆是也羽翼謂飛鳥之屬皆得奮動角觡謂走獸之屬悉皆生養䚡謂角外皮滑澤者鹿角之屬是也蟄伏之蟲埋藏其體近於死今得昭蘇以闇而遇曉死而更息也長樂陳氏曰胎生無內敗之殰卵生無外裂之殈方氏曰歸言歸功於

樂也馬氏曰天地生物之功至於如此之妙者皆起於樂也故曰樂之道歸焉耳山陰陸氏曰區讀如字岐別為區莊子曰萬物化作萌區有狀蓋萌一而區二若今荼言一鎗二旗是也輔氏曰區萌當如字陸氏説優已成曰茂已生曰達嫗伏孕鬻已遂者得孳胎不殰卵不殈未生者得生非樂不能使之然故歸之於樂之道焉耳盡辭也金華邵氏曰歸焉者謂此可歸之於樂而不可歸之宅也

○樂者非謂黃鍾大呂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者舞之鋪筵席陳尊俎列籩豆以升降為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樂師辨乎聲詩故北面而弦宗祝辨乎宗廟之禮故後尸商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

鄭氏曰禮樂之本由人君也禮本著誠去偽樂本窮本知變辨猶別也正也弦謂鼓琴瑟也後尸居後贊禮儀此言知本知本者尊知末者卑孔氏曰此明禮樂有本本貴末賤黃鐘以下唯是樂器播揚樂聲非聲之本故童者舞之鋪筵席而下所以飾禮是禮之末節故有司掌之北面鼓弦言其處卑也宗謂宗人祝謂大祝但辨曉宗廟詔相之禮故在尸後商祝為習商禮而為祝者但辨曉死喪擯相之禮故在主人之後皆知禮末節故位處卑賤也

是故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是故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後然後可以有制於天下也

鄭氏曰德三德也行三行也藝才技也先謂位在上也後謂位在下也尊卑備乃可制作以為治法孔氏

曰以道德成就就故在上則君上及主人之屬藝術成就故在下如樂師之屬行成則德成矣德在內而行在外也事成則藝成矣在身謂之藝所為謂之事人有多少品題先王因其先後使尊卑得分乃可制禮作樂以班天下

右樂情第五今本第七目録第六

樂者為同禮者為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

鄭氏曰同謂協好惡異謂别貴賤流謂合行不敬也離謂析居不和也合情飾貌欲禮樂並行斌斌然也

孔氏曰勝猶過也樂過和同而無禮則流慢無復尊卑之敬禮過殊隔而無和樂則親屬離析無復骨肉

之愛唯禮樂兼有所以為美合情為樂也樂和其內是合情也飾貌謂禮也禮以檢跡於外是飾貌也二者無偏是禮樂之事也

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

鄭氏曰等階級也孔氏曰義宜也禮得其宜則貴賤各有階級文謂聲成文也樂文諧同則上下自和所好得其善所惡得其惡則賢不肖自分別矣用刑罰禁止暴慢用爵賞以舉賢良則政教均平矣用仁以愛民用義以正惡則民治行矣凡五事也張子曰言禮樂刑政既均又須仁以愛民義以正民陸氏曰所

謂民治仁義而已輔氏曰行即達也民治行謂治民之道達於下也

○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

大樂必易大禮必簡

鄭氏曰由中出和在心也自外作敬在貌也文猶動也易簡若於清廟大饗然輔氏曰樂由中出原其始也禮自外作論其形也原其始則樂本於靜論其形則禮必有文靜則必形於動文則必有其本自靜而為動故易自文而反本故簡

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暴民不作諸侯賓服兵革不試五刑不用百姓無患

天子不怒如此則樂達矣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内天子如此則禮行矣

鄭氏曰至猶達也行也賔協也試用也孔氏曰樂行於人由於和故無怨禮行於民由於謙敬故不爭民無怨爭則君上無為但揖讓垂拱而天下自治其功由於禮樂故云禮樂之謂也暴民凶暴之民不作不動作也天子如此則禮行者言天子若能使海内如此則是禮樂興行也樂云達禮云行者互文也長樂陳氏曰樂不至不可以言極和禮不至不可以言極順内極和則不乖於心何怨之有外極順則不逆於行何爭之有樂以治内為同禮以脩外為異同則相親而無怨異則相敬而不爭方氏曰至則無以復加之謂也暴民不作諸侯賔服則兵革不試五刑不用然後百姓無患天子不怒此皆和之所致故曰如此

則樂達矣父子固有親矣禮則合之長幼固有序矣禮則明之父子得其親長幼得其序四海之内豈有相慢易者哉故曰以敬四海之内言四海之内皆相敬此皆節之所致故曰如此則禮行矣

○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此則四海之内合敬同愛矣

鄭氏曰同和同節言順天地之氣與其數不失其性祀天祭地謂成物有功報焉明則有禮樂教人者也幽則有鬼神助天地成物者也孔氏曰鄭注氣鮮同和數鮮同節天地氣和而生萬物大樂之體順陰陽律吕生養萬物是與天地同和也天地之形有高下小大之限大禮辨尊卑貴賤與天地相似是

與天地同節也和故能生成百物不失其性節故有尊卑上下祀天祭地相生成之功也聖人能使禮樂與天地同和節又於明則尊崇禮樂以教人幽則尊敬鬼神以成物則四海之內合其敬同其愛也馬氏曰鬼神者往來乎天地之間以和以節而生萬物者聖人則合天地之化輔天地之宜而制禮作樂以樂於人禮者別宜居鬼以從地而近於鬼樂者敦和率神以從天而近於神故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合敬者禮之事同愛者樂之事禮樂之道得於此則合敬同愛之效見於彼朱子曰禮主減樂主盈鬼神亦只是屈伸之義

禮樂鬼神一理

○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故事與時並名與功偕

鄭氏曰沿猶因述也或作緣事與時並舉事在其時也名與功偕為名在其功也孔氏曰尊卑有别是殊事俱行於禮是合敬宫商别調是異文無不歡愛是合愛禮樂之狀質文雖異樂情主和禮情主敬致治則同明王所以相因述言前代後代同禮樂之情因時質文或有損益故云以相沿也沿謂因而改革也事與時並明禮名與功偕明樂事謂聖人所為之事與所當之時並行名謂樂名偕俱也言聖王制樂之名與所建之功俱作也聖王雖同禮樂之情因而脩述但時與功不等故禮與樂亦殊

故鐘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舒疾樂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還裼襲禮之文也

鄭氏曰綴謂酇舞者之位也兆其外營域也孔氏曰周旋謂行禮周回曲旋也裼袒上衣而露裼也襲謂揜上衣也禮盛者尚質故襲不盛者尚文故裼方氏曰管在堂下磬在堂上羽籥文舞所執干戚武舞所執屈伸舞者之身容俯仰舞者之頭容綴兆其位也舒疾其節也簠簋所以盛地產俎豆所以薦天產制度者文章之法文章者制度之飾升降言其行上下言其等周旋言其容裼襲言其服禮樂之文與器畧見於此矣

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

鄭氏曰述謂訓其義也孔氏曰禮樂之情能窮本知變著誠去偽故量事制宜而能作也禮樂之文謂屈

伸俯仰升降上下既知其文故能訓說禮樂義理不能制作禮樂也應氏曰創新開始曰作所以察事物之幾微而建立其規模制度襲舊成終曰述所以因前古之遺緒而修明其遺闕也

○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羣物皆別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過制則亂過作則暴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

鄭氏曰化猶生也別謂形體異也樂由天作禮以地制取法天地也過猶誤也暴失文武之意孔氏曰樂調陰陽是天地之和禮明貴賤是天地之序樂主於陽是法天而作禮主於陰是法地而制聖人識合天地則制作不誤若非聖識則必誤誤制禮則尊卑混亂誤作樂則樂體違暴失文武之意謂文樂武樂雜

亂也馬氏曰明於天地然後興禮樂者所謂作者之謂聖是也

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中正無邪禮之質也莊敬恭順禮之制也

鄭氏曰倫猶類也患害也官猶事也質猶本也孔氏曰此明禮樂文質不同事為有異樂主和同在心則論說等倫無相毀害故為樂情在貌則欣喜歡愛故為樂事內心中正無有邪辟是禮之本質也外貌莊敬謙恭謹慎是禮之節制也延平周氏曰論倫而無患者言其和和則樂之情也中正而無邪者言其中則禮之質也欣喜歡愛者樂之所司故曰樂之官也莊敬恭順者禮之所裁故曰禮之制也金華邵氏曰情實也官職也有此實則有此職質者本也制者文也有此本則有此文

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則此所與民同也夫音扶

鄭氏曰言情官質制先王所專也孔氏曰施於金石越於聲音明樂也用於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明禮也馬氏曰情官質制四者雖不同而其一槩皆不出於一人之身若夫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者不獨在於一人之身而與天下共之也

右樂論第六今本目録史記並第二

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辯者其禮具干戚之舞非備樂也孰亨而祀非達禮也辯薄莧切

又音遍亨音

烹又音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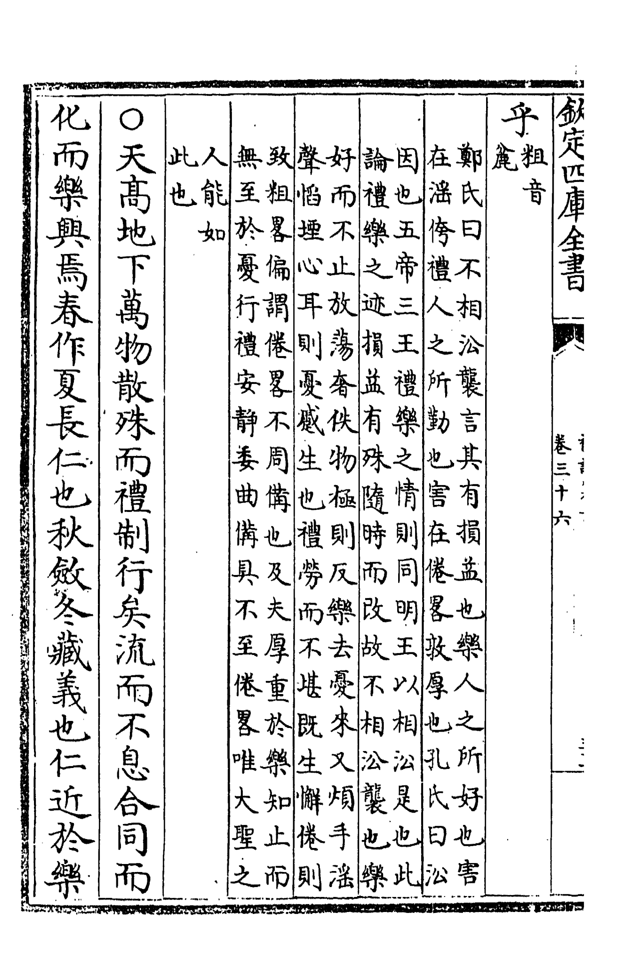
鄭氏曰功成治定同時爾功主於王業治主於教民辯徧也干戚之舞非備樂者樂以文德為備若咸池者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孰亨而祀非達禮者達具也郊特牲曰郊血大饗腥

三獻爓一獻孰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孔氏曰樂云作禮云制者作是動用制是截斷功治有大小故

禮樂亦應以廣狹也樂備謂文德備具不備謂干戚之舞禮具則血腥而祭不具謂孰亨而祀周樂干戚之舞非如舜時文德之備樂也後世孰亨牲體而祭祀非如五帝血腥之達禮也

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樂極則憂禮粗則偏矣及夫敦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偏者其唯大聖



乎粗音麄

鄭氏曰不相沿襲言其有損益也樂人之所好也害在淫侈禮人之所勤也害在倦畧敦厚也孔氏曰沿因也五帝三王禮樂之情則同明王以相沿是也此論禮樂之迹損益有殊隨時而改故不相沿襲也樂好而不止放蕩奢佚物極則反樂去憂來又煩手淫聲慆堙心耳則憂慼生也禮勞而不堪既生懈倦則致粗畧偏謂倦畧不周備也及夫厚重於樂知止而無至於憂行禮安靜委曲備具不至倦畧唯大聖之人能如此也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仁近於樂

義近於禮長知兩切

鄭氏曰禮為異樂為同樂法陽而生禮法陰而成孔氏曰禮以裁制為義故特加制字仁主仁愛樂主和同故仁近於樂義主斷割禮為節限故義近於禮劉氏曰高下散殊各有尊卑小大是天地之道亦有禮制行於萬物也升降交感流行而不息陰陽合同而品彙化生是天地之道亦有和樂興於自然也

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故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敦音純

鄭氏曰敦和樂貴同也率循也從順也別宜禮尚異也居鬼謂居其所為亦言循之也官猶事也天地各得其事方氏曰和言氣老子所謂冲氣以為和是也宜言物易所謂象其物宜是也氣固有和矣樂則敦

之使厚物固有宜矣禮則別之使辨和既敦則莫不循其禮而無所屈故能率神宜既別則莫不安其處而有所歸故能居鬼神者陽之盛而天以陽為德則樂之敦和率神所以從天鬼者陰之盛而地以陰為德則禮之別宜居鬼所以從地聖人以樂之從天也故作為聲音以應天之陽以禮之從地也故制為文采以配地之陰於樂言應於禮言配內外之別也馬氏曰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則禮樂明備而天地各當其位

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小大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別彼列切

鄭氏曰卑高謂山澤也孔氏曰君臣尊卑之貴賤如山澤之有高卑也動靜謂雷風動散有常也小大小謂草木春生秋殺昆蟲夏生冬伏大謂常存不隨四時變化不等故云殊也方謂走蟲禽獸之屬各以類聚不相雜也物謂植生若草木之屬各有區分自殊於藪澤者也行蟲有識性故稱方植生無心靈故云物也萬物各有區分性命之别聖人因此制禮類俗緣物各隨性命也成象日月星辰也成形植物動物也聖人制禮是從天地之分别也

鄭注易云類聚羣分謂水火也

地氣上齊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齊子兮切蕩大儻切煖許袁切

鄭氏曰齊讀為躋躋升也摩猶迫也盪猶動也奮迅也百化百物化生也孔氏曰地氣上升故天氣下降與地氣交合積氣從下升在樂象氣故先從地始形以上為尊在禮象形故從天為初相摩謂陰陽二氣相迫切相盪謂天地之氣相感動萬物以氣生而未發用雷霆以鼓動之得風雨奮迅而出也動之以四時者萬物生長隨四時而動也煖之以日月者萬物之生必須日月煖煦之自雷霆至日月皆天地相盪之事百物化生由此作樂者法象天地之和也

化不時則不生男女無辨則亂升天地之情也

鄭氏曰辨別也升成也樂失則害物禮失則亂人孔氏曰樂以法天化得其時則物生不時則物不生天之情也禮以法地男女有別則治與無別則亂升地之情也張氏曰天地之情隨禮樂得失而應之然樂

是氣化故云害物禮是形教故言亂人也長樂陳氏曰化不時則不生以天地明人事也男女無別則亂升以人事明天地也馬氏曰化貴其和春先夏秋先冬亦未嘗不貴其別也男女貴其別凡弟睦夫婦和亦未嘗不貴其和也此互文以見意

及夫禮樂之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窮高極遠而測深厚

鄭氏曰極至也蟠猶委也高遠三辰也深厚山川也言禮樂之道上至於天下委於地則其間無所不之

樂著大始而禮居成物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故聖人曰禮樂云樂著直畧切大音泰

鄭氏曰樂著大始著之言處也大始百物之始生也著不息著不動著猶明白也息猶休止也孔氏曰樂象於天天為生物之始是樂處大始禮法於地地稟天氣而成於物是禮居成物顯著明白運生不息者是天也顯著養物不移動者地也一動一靜者動物飛走蠢動感天之陽氣也靜物安伏止靜感地之陰氣也一動一靜天地間所有百物也動則動物及雷風日月之屬也靜則植物及山陵之屬也記者引聖人語云此一章是禮樂法天地也離而言之則樂靜禮動若禮樂合用事則同有動靜如天地之間物有動靜也應氏曰自天高地下至此一章本上繫之文夫子所以明易也而以是發明禮樂之理非明聖者深究乎天地之藴而有見於禮樂之用未能及此

右樂禮第七今本史記第三目録第五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易去聲

鄭氏曰致猶深審也子讀如不子之子油然新生好貌也善心生則寡於利欲寡於利欲則樂矣志明行成不言而見信如天也不怒而見畏如神也樂由中出故治心躬身也禮自外作故治身鄙詐入之謂利

欲生易平易也孔氏曰易謂和易直謂正直子謂子愛諒謂誠信油潤澤之貌言樂能感人使四善之心生心思利欲則形勞神苦善心既生則利欲寡少情性和樂安而不躁久則人信之如天畏之如神天有四時不失故云信神是人所敬畏故云威內心莊嚴恭敬則人懼之嚴肅威重也不致樂治心心中不調和善樂則鄙悋詐偽之心入於內矣不致禮治躬而外貌不莊嚴恭敬則輕易怠慢之心入於內矣李氏曰不中則鄙不樂則詐不莊則易不敬則慢不和不樂不莊不敬生者生於內也鄙詐慢易者入於外者也朱子曰韓詩外傳子諒作慈良近是天謂體性自然神謂神妙不測心要平易無艱深險阻所以說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矣不莊不敬則慢易之心入之矣入之一字正見得外誘使然非本心實有此惡雖非本有然心既為所奪而得以為主於內

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顔色而弗與争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煇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舉而措之天下無難矣錯音措

鄭氏曰德煇顔色潤澤也理容貌之進止也孔氏曰樂能感人故極和禮以檢貌故極順內和而色和故民不與争外順而貌順故民不生易慢樂以和心故德煇發於內而民莫不承聽奉從禮以治貌故禮發見於外而民莫不承奉敬順聖王若能詳審極致禮樂之道舉而錯置於天下悉皆敬從無復有難為之

事也

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　報音褒

鄭氏曰禮主其減人所倦也樂主其盈人所歡也進謂自勉強也反謂自抑止也文猶美也善也放淫於聲樂不能止也報讀為褒褒猶進也得謂曉其義知其吉凶之歸其義一謂俱趨立於中不銷不放也孔

氏曰禮既減損若不勉强自進則禮道銷衰樂主盈滿不自抑損則樂道流放朱子曰禮主其減者禮主於撙節退遜檢束然以其難行故須勇猛力進始得故以進為文樂主其盈者樂主於舒暢發越然一向如此必至於流蕩故以反為文禮之進樂之反便得情性之正又曰主減者當進須力行將去主盈者當反須回顧身心

○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樂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人之道也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

鄭氏曰免猶自止也人道人之所為也性術言此出於性也盡於此不可過孔氏曰樂是人情之所歡樂所不能自抑退也内心歡樂見於聲音則嗟嘆咏歌是也形見於動靜則手舞足蹈是也是人道自然之

常術謂道路變謂變動言聲音動靜是人性道路之變轉竭盡於此不可過於此度也

故人不耐無樂樂不耐無形形而不為道不耐無亂耐音能

鄭氏曰形聲音動靜也耐古書能字孔氏曰此人自然之性有喜樂既形於聲音動靜而不依道理或歌舞不節俾晝作夜不能無淫亂之事以至亡國喪家也輔氏曰形而不為道鄭衛之樂是也

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先王

立樂之方也

鄭氏曰流猶淫放也息猶銷也方道也孔氏曰先王恥惡其亂故立正樂以節之也制為雅頌之聲作之有節使人樂樂不至流逸放蕩也文謂樂之篇章言樂德深遠論量義理而不可止息也曲謂聲音廻曲直謂聲音放直繁謂繁多瘠謂省約廉謂廉稜肉謂肥滿凡聲音之宜或須繁多肉滿謂麤大也或須瘠小廉瘦謂細小也凡樂器大而弦麤者其聲鴻器小而弦細者其聲殺也節奏謂或作或止則奏之止則節之言聲音之內或曲或直或繁或瘠或廉或肉或節或奏隨分而作以會其宜使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既節之以雅頌又調之以律呂貌得其敬心得其和故放心邪氣不得接於性情矣

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

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内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節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方也比毘志切

鄭氏曰審一審其人聲也比物謂雜金革土匏之屬也以成文五聲八音克諧相應和孔氏曰人聲雖一而所感有喜怒哀樂之殊當須詳審其聲以定調和之曲比八音之物以飾音曲之節或奏作或節止以成其五聲之文合和父子君臣者上文和敬和親是也附親萬民上文和順是也應氏曰一者心也心一而所應者不一精審密察於衆理之中以求其當守一以凝定其和

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詘伸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詘音屈要平聲行戶剛切

鄭氏曰綴表也所以表行列也兆域也舞者進退所至也要猶會也命教也紀總要之名也孔氏曰雅以施正道頌以贊成功德之則滛邪不入故志意得廣也干戚是威儀之容俯仰詘伸謂動止以禮故容貌得莊敬也依其綴兆故行列得正隨其節奏故進退得齊樂感天地之氣是天地之教命樂和律呂之聲是中和紀綱總要之所人感天地而生又感陰陽之氣樂既合天地之命協中和之紀感動於人是人情

不能自免也周氏曰樂能官天地故曰天地之命又能道中和故曰中和之紀大而命天地小而紀中和而其歸於樂則一而已所謂樂者人情之所不能免也

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儕焉喜則天下和之怒則暴亂者畏之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鈇方夫切

鄭氏曰儕猶輩類喜怒節之以禮樂則兆民和從而畏敬之孔氏曰樂以飾喜非樂不樂是喜得儕類鈇鉞飾怒非怒不横施鈇鉞是怒得其儕類非善不喜故天下和之非惡不怒故暴亂者畏之上論樂章末兼云禮樂者以此章首總兼禮樂故以禮樂結之長樂陳氏曰禮有五軍居一焉以飾喜為樂則飾怒為

禮矣先王之於喜怒未嘗容私皆得其儕焉由是知先王之道禮樂正其盛者也

右樂化第八今本第十目録第七

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衆也咏嘆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事也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也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子曰唯丘

之聞諸萇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憲音軒

鄭氏曰武謂周舞也備戒擊鼓警衆也病猶憂也以不得衆心為憂憂其難也咏嘆滛液歌遲之也恐不逮事逮及也事戎事也及時事時至武事當施也致右憲左致謂膝至地也憲讀為軒聲之誤也非武坐言武之事無坐也非武音言武歌在正其軍不貪商時人或說其義為貪商也有司典樂者也傳猶說也荒老耄也言典樂者失其說而時人妄說也萇弘周大夫孔氏曰賔牟姓賈名初論它事次及於樂問是孔子對是賔牟賈五問五答但三答是二答非夫發語之端孔子問作樂之前先擊鼓備戒其衆備戒之後久始作舞何也賈答武樂今舞者久不即出是象武王代紂憂不得衆心此答是也孔子又問欲舞之前其歌聲吟咏之長嘆之其音連延而流液不絶吟思遲遲是貪羨之貌何也賈答象武王伐紂恐諸侯

不至不及戰事此答是也孔子又問初舞之時手足即發揚蹈地而猛厲故云已蚤賈以為象武王及時伐紂戰事此答非也下云發揚蹈厲大公之志故知非也孔子又問武人何忽有時而坐以右膝致地左足軒起何也坐跪也致至也軒起也賈答此非是武人之坐以武法無坐也此答亦非下云武亂皆坐周名之治故知非也孔子又以時人之意問賈云奏樂何意有貪商之聲淫貪也孔子大聖應知其非此是知非而故問也賈以武王應天從人不得已而伐之何容有貪商之聲故言非武音也孔子因問貪商之歌何音也賈答典樂者失其傳若非失其傳是武王荒耄遂有貪商之志也諸於也吾子相親之辭輔氏曰賈五答皆是賈蓋當時之知樂者也故孔子與之言及樂而以武樂問之此亦與人為善之一端

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命

矣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子曰居吾語女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大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語魚據切女音汝大音泰

鄭氏曰遲之遲謂久立於綴居猶安坐也成謂已成之事也綴干持盾也山立猶正立也象武王持盾正立待諸侯也發揚蹈厲所以象威武時也武舞象戰鬭也亂謂失行列也失行列則皆坐象周公召公以文止武也孔氏曰賓牟賈前所荅孔子之問雖為孔子所許賈猶有不曉者故復請問於孔子也免席避席也既聞命謂既為孔子所許也問備戒久立於綴亦是遲而又久何意如此孔子為賓牟賈說其將舞之意言作樂所以放象其成功舞人總持干盾以正立似山而不動搖也舞人發揚蹈厲象大公威武鷹

揚之志輔氏曰賈五荅而夫子唯之以一言初未嘗有所辨明也而賈乃起敬免席而請者葢温良恭儉讓之德容有以感動之也賈禮恭辭遜可與之言故夫子使之居而語之然賈知其一未知其二故孔子因而發之三句說盡武樂之義此葢孔子之所自得者若其得於萇弘者則與賈之言合方氏曰亂謂治其行列之亂大公之志即武王之志也以武莫若大公故繫之以大公周名之治即武王之治也以文莫若周名故繫之以周名

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名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分夾而進事蚤濟也久立

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夫音扶復音伏綴知劣切分扶問切

鄭氏曰成猶奏也每奏武曲一終為一成始奏象觀兵盟津時也再奏象克殷時也三奏象克殷有餘力而反也四奏象南方荆蠻之國侵畔者服也五奏象周公召公分職而治也六奏象兵還振旅也復綴反位止也崇充也凡六奏以充武樂也夾振之者王與大將夾舞者振鐸以為節也駟當為四聲之誤也武舞戰象也每奏四伐一擊一刺為一伐牧誓曰今日之事不過四伐五伐分夾而進分猶部曲也事猶為也濟成也舞者各有部曲之列又夾振之者象用兵務於早成也久立於綴象武王伐紂待諸侯也孔氏曰武始而北出者謂初舞位最在於南頭從第一位而北出次及第二位復綴以崇者謂最在南第一位初舞之時從此位入北至六成還反復此位六奏其曲武樂充備是功成太平周德充滿於天下也作武

樂時每一奏中而四度擊刺象武王之伐紂四伐也盛威於中國者象武王之德盛大威武於中國也熊氏云前云三步以見方此是一成也作樂一成而舞象武王北出觀兵也作樂再成舞者從第二位至第三位象武王滅商則與前文再始而著往為一也三成謂舞者從第三位至第四位極北而南反象武王克紂而南還也四成謂武曲四成舞者從北頭第一位即至第二位象武王伐紂之後南方之國於是疆理也五成謂從第二位至第三位分為左右象周公居左召公居右也六成復綴以崇者綴謂南頭初位舞者從第三位南至本位謂六奏充其舞樂象武王之德充滿天下皇氏云武王伐紂之時王與大將親自執鐸以夾軍衆今作武樂之時令二人振鐸夾舞者象武王與大將伐紂之時矣張子曰綴兆綴以表行列兆者場域之限也舞以八佾佾以八人為列則六十四人也六成者六奏曲終也大凡舞者必於其

中以見其象周始有雍州之地及滅商所得者又有冀青猶有六州之地既得天下必須鎮撫其諸侯故三成而南鎮撫南方諸侯也四成則見南方之國皆疆理而治也五成而分舞列皆分兩阿以象周召分而治也六成復綴以崇此時必改易衣冠服飾使之充盛象治定致文也天子夾振而駟伐以舞列分為左右則揔干者在中央振鐸而舞列夾而進也駟伐者必是舞列四出象兵四出也南國是疆之後亦有不服者淮夷是也其時須當用兵故言盛威於中國大中國之威也分夾而進夾揔干者也久立於綴亦是揔干者立於綴也以待諸侯之至舞中亦必有此象是舞人四出後改易衣服以待其至也如言將帥之士使為諸侯必有變服為諸侯而出王氏曰天子上屬作樂六成尊崇天子之德也此家語文長樂陳氏曰先儒謂立四表於郊丘廟廷舞人自南表向二表為一成自二表至三表為二成自三表至北表為

三成乃轉而南向自一表至二爲四成自二表至三爲五成自三表至南表爲六成則天神皆降若八變則又自南而北爲七成自二表至三爲八成則地祇皆出若九變又自三表至北表爲九成人鬼可得而禮馬盖周都商之西南商都周之東北故舞始而北出則至二表矣此三步以見方者也再成而滅商則至三表矣此再始以著往者也三成而南則至四表矣家語而南下有反字四成而南國是疆則又自北而南至二表矣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則至三表矣此復亂以飾歸者也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則復初表矣此樂終而德尊也家語以崇下有其字天子屬上句盖武始而北出則出表之東北以商居東北故也三成而南則入表之西南以周居西南故也方氏曰復綴以象功成而還歸成武功歸諸天子歸功所以崇之也故曰以崇天子馬氏曰凡樂之作皆所以昭天子之德豈特六成之末始崇天子乎應氏曰武

樂之始終大槩不過乎蚤與久之兩節而已蹈厲之已蚤大將之鼓勇也分夾之蚤濟三軍之養勇也備戒之已久不敢輕大敵而易進久立以有待不敢廹諸侯而速進敏以邀天時而以蚤為貴則動如飄風之不可禦緩以聽人心而已久為貴則静如磐石之不可摇一急一緩俱不可偏然六成之舞其久之意常勝於蚤者聖人無貪利之心廹而後應不得已而後動也

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黄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

廢士倍禄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為諸侯名之曰建櫜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反鄭注音及今讀如字蒯音計行下孟切復音伏弗復扶又切衅許靳切倒丁老切建其展切櫜音羔

方氏曰反商謂反商之政而復之下文所言皆反商政之事也山陰陸氏曰投商之後微子也雖謂之投其實封也澄曰反復也反商謂克殷之後復商盛時之善政也家語作反商之政古文書云乃反商政政由舊鄭注以反為及三恪與夏之後皆言封者本無國而今始封之名今有國也投猶置也天下土地皆

商之所有今周既代商則置殷之後於宋地俾祀其先王不曰封而曰投者非本無國而今始有國也按史記家語投皆作封又按荀子武王封微子於宋蓋祀宋同時而封故朱子詩傳亦以微子為武王所封史記及尚書序謂武王初封武庚及武庚以畔誅始封微子非也武庚罪人之子豈當封武王誅紂在天下公義則為天討在武庚私情則為不共戴天之讐豈當使之受封也聖人處事必當人情合天理決不如是惟荀子所言與此樂記合使之行商容家語之作人鄭氏謂使箕子視商禮樂之官非也延平周氏以使之連上句讀謂釋箕子而使之為臣亦非也張氏某曰今衛州所理汲縣即牧野之地薊幽州縣也陳陳州宛丘縣故陳城杞汴州雍丘縣濟河而西武王伐紂事畢從懐州河陽縣南渡黃河至洛州從洛城而西歸鎬京也鄭氏曰反當為及及商謂至紂都牧誓曰至於商郊牧野封謂故無土地者也投舉徙

之辭也積土為封封比干墓崇賢也行猶視也賢者所處皆令反其居也弛政去其紂時苛政也倍禄復其紂時薄者也散猶放也桃林在華山旁甲鎧也衅舋字也包干戈以虎皮明能以武服兵也建讀為鞬兵甲之衣曰櫜鞬櫜言閉藏兵甲也孔氏曰未及下車言封之速也二王之後其禮大故待下車而封之倍禄庶士禄薄者倍益之以血塗物為舋也倒載干戈而還鎬京凡載兵之法皆刃向外今倒載者刃向國不與常同也虎皮武猛之物也用此虎皮包裹兵器示武王威猛能自制服天下兵戈或以虎皮有文欲以見文止武也封將帥之士為諸侯者以報其勞賞其功也鞬籥牡也櫜兵鎧之櫜也言鎧及兵戈悉櫜韜之置於府庫而鞬閉之故云名之曰建櫜也

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

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劍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
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籍然後諸侯知所以敬食三老
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
摠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五者天下之大教也左射右射食亦
切裨婢支切賁音奔說吐活切食音嗣更古衡切酳音胤
鄭氏曰郊射為射宮於郊也左東學也右西學也貍
首騶虞所以歌為節也貫革射穿甲革也搢猶揷也
賁憤怒也文王之廟為明堂耕籍籍田也三老五更
皆老人冕而摠干親在舞位也周名大學曰東膠孔
氏曰此論克商之後修文教也散軍郊射者還鎬京
止武習文也射所以擇士簡德也貫革所謂革射也

革甲鎧也取甲鎧而張之射穿多重為善春秋傳養由基射穿七札是也既習禮射於學故貫革之射止息也裨冕者裨之言埤也天子六服大裘為上其餘為裨衮冕以下也虎賁言奔走有力如虎六服更朝故諸侯知為臣之道王耕籍田以供粢盛故諸侯知敬還國而教也冕而摠干此冕當驚冕饗先公以饗射養老之類天子親自養老則諸侯亦然張子曰五更更疑為叟澄曰以貍首騶虞之樂節易貫革之射以裨冕搢笏之禮服而易虎賁之劍此偃武而教以文也祀上帝於文王廟之明堂而以文王配帝此教以孝其親也春朝秋覲此教以臣其君也躬耕籍田以供粢盛此教以敬神也食三老五更此教以弟長也教固多術而文也孝也臣也敬也弟也五者為大五者天下之大教也一句今本在知所以敬之下今按當在此總結上文蓋息貫革之射與說劍乃文教之一事不可分為二

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

方氏曰四達者東西南北無所不達也交通者上下内外無所不通也唯其道四達故禮樂得以交通焉周之成功若是之遲歷時若是之久也則樂之象成亦宜夫遲久矣

右賔牟賈第九史記第十

魏文侯問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卧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

鄭氏曰魏文侯晉大夫畢萬之後僭諸侯者也古樂先王之正樂也孔氏曰端冕玄冕也凡冕服其制皆

正幅袂二尺二寸袪尺二寸故稱端也言古樂何以朴素如彼使人不貪至於臥新樂何以婉美使人嗜愛不知其倦也

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會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脩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

夫音扶相息亮切

鄭氏曰旅猶俱也俱進俱退言其齊一也和正以廣無姦聲也會猶合也皆也言衆樂皆待擊鼓乃作文謂鼓也武謂金也相即拊也亦以節樂拊者以韋為表裝之以糠糠一名相因以名焉今齊人或謂糠為

相雅亦樂器名也狀如漆桶中有椎孔氏曰古樂進退如一而不參差樂音和正寬廣而無姦聲弦匏笙簧其器雖多必會合保守待擊拊鼓之類擊鼓必擊拊始奏樂時先擊鼓舞畢反覆亂理欲退之時則擊金鐃也金屬西方可為兵器故為武鼓主發動象春故為文相所以輔相於樂亂理也言治理奏樂之時先擊相也舞者訊疾奏此雅器以節之君子於此時語說樂之義理道古亦謂說古樂之道理也君子既聞古樂近修其身次及其家然後平均天下長樂陳氏曰堂上弦之以琴瑟堂下匏之以笙簧堂上非特琴瑟也又會守拊焉堂下非特笙簧也又會守鼓焉維清奏象武其文也武奏大武其武也文先之武次之有安不忘危之意而揖遜征誅之義盡矣干羽之舞雜然並奏容有失行列而不治甚疾速而不刺者乎是故治亂以相有文明以節之使之和而不流也訊疾以雅有法度以正之使之奮而不拔也樂終於

舞如此則樂終而德尊言會守拊鼓則衆樂待其動而後作也既曰會守拊鼓又曰治亂以相則相非拊也鄭氏以相為拊誤矣拊書謂之搏拊明堂位謂之拊搏蓋以其或搏或拊莫適先後也爾雅和樂謂之節或說節即相也周禮笙師掌教舂牘應雅以教祴樂蓋樂者正也賓出而舂雅欲其醉而不失正也工舞而奏雅欲其訊疾而不失正也賓出之奏雅有祴樂則工舞之奏雅各以其舞之曲歟方氏曰語即大司樂所謂樂語道即古語也以所作者古之樂故從而道古之事鄭氏釋樂語曰道者言古以制今蓋謂是矣脩身及家平均天下言雅樂足以致此也古樂之發言樂之發見於事者如此平言無上下之偏均言無遠近之異

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儒獶

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儒音儒獶乃刀切）

鄭氏曰俯猶曲也言不齊一也濫竊也溺而不止聲淫亂無以治之獶獼猴也言舞者如獼猴戲也亂男女之尊卑獶或為優孔氏曰俯謂俯僂曲折行伍雜亂姦邪之聲濫竊不正人所貪溺不可禁止作樂之時及有俳優侏儒短小之人舞戲如獼猴間雜男女不復知有父子君臣之禮既與古樂乖違樂雖終不可語道於古也

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

鄭氏曰言文侯好音而不知樂也鏗鏘之類皆為音應律乃為樂孔氏曰古樂有音聲律呂今樂亦有音聲律呂是樂與音相近也樂則德正心和乃為樂音則心邪聲亂不得為樂是不同也陳氏曰古以德音謂之樂今以溺音為之則非樂也淫濫之音而已是樂與音固相近而不同也文侯所問在樂所好在音是知音而不知樂直衆庶之見爾方氏曰有音而後有樂則樂與音相近而所以為樂者不止於音故曰近而不同馬氏曰文侯所問雖先王之推樂而其意之所存者鄭衛之淫聲也此子夏所以言鄭衛之淫聲不足以為樂而可以謂之音而已

文侯曰敢問何如子夏對曰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

後聖人作為父子君臣以為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詩云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俾俾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此之謂也當丁浪切疢敕覲切莫告伯切長知兩切王此于況切施于以豉切

長樂陳氏曰當四時不忒各當其分也大當三才之理無適不當也澄曰子夏之意蓋謂樂本於德聖人一心之和合天地而天地順一身之和合天地而四時當一心之和溥萬物而民有德一身之和溥萬物

而五穀昌萬物皆育特言五穀昌者以切於民食者言也人之德皆和而無乖戾之微則疾疢不作物之氣皆和而無乖戾之象則無妖祥天地萬物同然一和故曰大當德既充盛然後制禮禮不止一事而父子君臣之倫為大如絲之有紀綱紀之有綱故曰以為紀綱紀綱先正則衆緒咸理萬目悉張而天下大定禮既秩序然後作樂則其樂皆由有德而發為聲音故曰德音六律五聲弦歌詩頌言樂之事引詩大雅皇矣篇借義證德音二字言王季有莫然清淨之德而發為莫然清靜之音所謂德者克明克類克長克君與夫克順克俾是也王季之德如此比及至於文王則其德生知安行而靡有悔靡悔者渾然天成無少乖戾也有德者之發為樂音亦猶是春秋左氏傳曰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慶賞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從之曰比鄭氏曰俾當為比施延也文王之德如此故

受天福延於後世輔氏曰天下定而後作樂正六律可以和五聲和五聲可以弦歌詩頌詩今之風雅頌今之三頌也引詩言德音而不言樂樂之功亦可致此此子夏可語詩之一端

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

溺音謂溺人之音聞其音能敗壞人如水之能溺人也言君之所好乃溺音之音而非德音之音也

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子夏對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

趨音促數音速敖五報切辟匹亦切喬音驕

鄭氏曰文侯問溺音何從出玩習之久不知所由出也鄭宋齊衛四國皆出此溺音濫濫竊姦聲也燕安也趨數讀為促速煩勞也祭祀者不用淫樂孔氏曰濫竊謂男女相偷竊鄭國音樂如此是淫邪之志也溺没也宋音所好唯女子所以使人志没溺也鄭音好濫宋音燕女其事一而為別音者濫竊非已儔匹別相淫竊燕女謂已之妻妾燕安而已所以別於好濫也四者皆淫於色是衛與齊皆淫聲也而唯云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不云女色者案衛詩有桑中淇上是淫泆可知則淫泆之外更有促速煩志齊詩有哀公荒淫怠慢襄公淫於妹亦女色之外加以敖辟喬志故揔謂之溺音也周氏曰德音則能善其志而溺音則能亂其志也

詩云肅雍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雍雍和也夫敬

以和何事不行

鄭氏曰言古樂敬且和故無事而不用溺音無所施澄曰承上文祭祀弗用溺音之意而引詩言必有肅雍之德發為和鳴之樂音則先祖聽之而祭祀可用不特可用以祭祀而皆可行之於諸事也

為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為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云誘民孔易此之謂也易以䜴切

廬陵胡氏曰好惡謂好古樂惡新樂也誘謂導之焉氏曰夫鄭衛之音其效至於如彼而和與敬其效至於如此則為人君者其好惡不可不慎也君者臣之倡上者下之儀臣則聽君而和下則視儀而動鄭氏曰誘進也孔甚也言民從君所好惡進之於善無難孔氏曰謹行古樂以化民無不從也

然後聖人作為鞉鼓椌楬壎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後鍾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所以獻酬酳酢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鞉音桃椌苦江切楬苦瞎切壎許袁切篪直支切竽音于和如字

方氏曰鞉鼓革音椌楬木音壎土音篪竹音鍾金音磬石音竽匏音瑟絲音干戚皆武舞旄狄皆文舞八音備而又干戚旄狄以舞之於是樂成焉故足以祭先王之廟如下所言諸事也尊卑以上下言長幼以先後言禮樂之際貴者在上賤者在下貴者常先賤者常後故官序貴賤各得其宜足以示後世尊卑長

幼之序也宫序即次序也以其所主治故曰宫鄭氏曰六者為本以其聲質也椌楬謂柷敔也宫序貴賤謂尊卑樂器列數有差次孔氏曰周語云革木一聲無宫商清濁也既用質素為本然後用華美之音以賛和之使文質相雜聲既文質備矣又用舞以動之則可以用於宗廟之中若樂九變而鬼神格也又用於廟中以接納賔客賔入奏肆夏及卒爵而樂闋是也又用樂别貴賤於朝廷使各得其宜天子八佾諸侯六佾是也若聞樂知徳施于子孫是示後世使聽之莫不和順莫不和親是有尊卑長幼之序也

鍾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横横以立武君子聽鍾聲則思武臣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

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衆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鏗苦耕切號胡到切橫苦曠切磬口挺口定二切濫力敢切

長樂陳氏曰君子聽樂聲而思人之才則有所合而無所戾蓋鐘聲為兌石聲為乾絲聲為離竹聲為震鼓鼙為坎鐘磬鼓鼙陰也陰以嚴厲堅勁為事故鐘象武臣石象死封疆之臣鼓鼙象將帥之臣絲竹陽也陽以純潔滋養為事故絲象志義之臣竹象畜聚之臣鄭氏曰號令所以警衆也橫充也謂氣作充滿

也石聲磬磬當為整辨謂分明於節義廉廉隅也濫之意猶擥聚也會猶聚也讙以立動聞讙囂則人意動作合謂以聲合成已之志孔氏曰鍾之聲鏗鏗然堅剛故可以興立號令號令威嚴則軍士壯氣充滿而武事可立也石聲輕清故磬磬然能分明辨別既能明别節義則不愛死也哀謂哀怨絲聲婉妙故哀怨以哀故能立廉隅不越其分以自立其志也竹聲既擥聚故能立會以聚衆笙以匏為之而在竹聲之中者但笙以匏為體揷竹於匏匏竹兼有故笙文在竹也鼓鼙之聲使人意動作故能進發於其衆五者聲各不同立事有異事隨聲起是聲能立事也君子聞聲達事非徒聽其音聲鏗鏘而已彼謂樂聲亦有以合成已之志意

右魏文侯第十今本第八目録第十一史記第

九

子贛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夫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動己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

鄭氏曰子貢孔子弟子師樂官也乙名聲歌各有宜氣順性也賤工樂人稱工執猶處也直己而陳德各因其德歌所宜孔氏曰歌者當直己身而陳論其德已有此德則宜此歌也歌者運動己德而天地應四時和星辰理萬物育和謂陰陽和理謂不悖逆育謂羣生得所

故寛而静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静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静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温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斷丁亂切

孔氏曰師乙不敢定所宜故請誦所聞之詩頌其成功德澤弘厚故德量寛大安静和柔正直者宜歌之

大雅者歌其大正故志意弘大而安靜疏朗通達而誠信者宜歌之小雅者小正也故以禮自持以約自處動不越法者宜歌之正直而靜退廉約而謙恭者宜歌諸侯之風商者五帝之遺聲五帝道大故肆直慈愛者宜歌之齊三代之遺聲三代干戚所起斷是非故溫良能斷者宜歌之以其肆直慈愛故臨危疑之事數能斷割是勇也以其溫良能斷故見利不私於已是有義也有勇有義之人非歌聲辨之誰能知哉方氏曰明者不為物蔽之謂肆直而不蔽於慈愛是明乎商之音者也故臨事而屢斷以慈愛之蔽在於無斷故也溫良而不蔽於能斷是明乎齊之音者也故見利而讓以能斷之蔽在於無讓故也有勇乃能斷事有義乃能讓利蓋勇義人之所有非明乎歌之音不足以保全之故也

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槀木倨中矩句中

鉤纍纍乎端如貫珠隊直媿切折之設切豪苦老切倨音据中之仲切句紀具切鉤古侯切纍力追切

方氏曰抗言聲之發揚隊言聲之重濁曲言其回轉而齊也止言其闋後而定也倨則不動不動者方之體故中矩言其聲之常如此句則不直不直者曲之體故中鉤言其聲之變如此纍纍乎言其聲相繫屬端如貫珠言其終始兩端相貫而各有成也

故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鄭氏曰長言之引其聲也嗟嘆和續之也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歡之至也

○子貢問樂

方氏曰終言子貢問樂蓋題上事也與文王世子言周公踐阼同義

右師乙第十一目録第十

禮記纂言卷三十六

禮記纂言後序

六經聖人親所刪定秦人燔之禮樂二籍俄空焉世惟周官儀禮僅存而學官罕所傳習漢儒所補戴記列於五經紕駁斑如也註疏又頗傳以緯學經世之誼鬱而未彰今所宗者陳氏集説而已耳朱子嘗修正三禮未就惟吳氏纂言倫類明整稽合諸儒異同厥功博哉而世尠有傳者豈天未興斯文與曷絶之易而續之孔艱也雖然後有作者稽古立制興世太平茲書雖非盡出

孔氏固周官儀禮之翼也文獻斯存殆將繇是乎攷濂千古之缺典可舉而行也君子之於禮蓋没身焉學者弗及見古全書幸而此編尚在庶有格言詎可擬而舍諸如用于世且將執此以往列亡者禮之數也其不亾者存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根心所發也蔽以一言曰毋不敬茲書開卷全經之體要具焉其可忽諸學國守胡君東皋爰刻是書嘉與四方士共之屬校題諸簡末先王之典墜地也久矣庸詎知天之不欲興斯文也而以

是為之兆與君守郡適倥偬多故時廼能崇尚經術其為政知所先務哉正德庚辰陽月甲午後學崑山魏校謹識

乾隆御覽之寶